

Le père étern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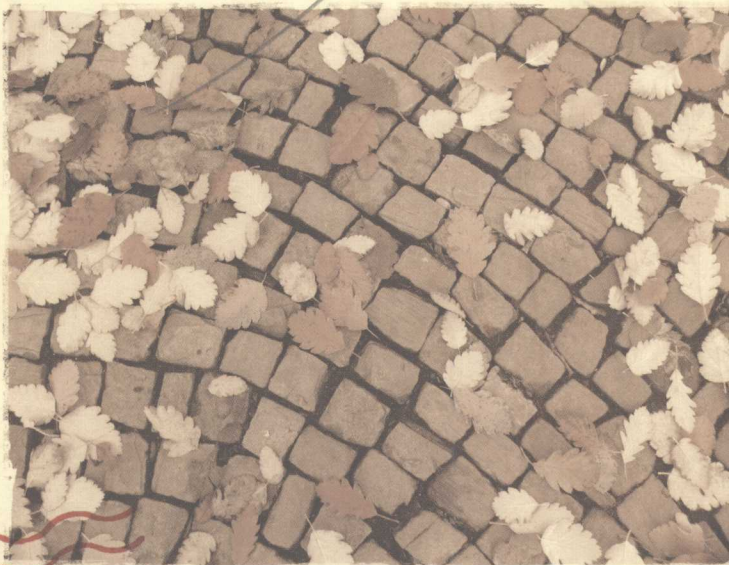
永恒的父亲

Anne Goscinny

[法]安娜·科西尼 著

杨振 译

一首在生活细节中流淌的史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65.4/143

2008

Le père éternel

永恒的父亲

Anne Goscinnny

[法] 安娜·科西尼 著

杨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1477

Anne Goscinnny
LE PÈRE ÉTERNEL

据 Grasset & Fasquelle 2006 版译出
Copyright © Grasset & Fasquelle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父亲/(法)科西尼著;杨振译.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8.4

ISBN 978-7-02-006664-3

I. 永… II. ①科… ②杨… III. 自传体小说—
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459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杨蔚昀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高静芳

永恒的父亲
Yong Heng De Fu Qin
[法]安娜·科西尼 著
杨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6664-3

定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致夏特内的阿伊玛致尼基·法斯盖尔

在生活细节中流淌的史诗

——《永恒的父亲》序言

2006年10月，法国当代才华横溢的女小说家安娜·科西尼在格拉塞出版社推出了自己的第三本力作：《永恒的父亲》。作者的父亲雷诺·科西尼是法国享有盛名的漫画家，曾和艾尔伯特·育特若一同创造了世界闻名的阿斯特利克斯和奥勃利克斯形象，可惜在安娜九岁时便与世长辞。早年丧父和犹太血统赋予安娜的生活某种与众不同的意味。她在多年酝酿之后，终于写成了这部集生活气息和历史深度为一身的自传体小说。

小说开场便是尼斯的圣-玛格丽特公墓。小说主人公苏菲这一年九岁，她的爸爸因病早逝，葬在尼斯的这座公墓中。对于苏菲来说，她其实并不明白什么是死。小说作者惟妙惟肖的心理描写，让读者着实眼前一亮。葬礼结束，当众人纷纷散去时，守墓人马克斯上前来和苏菲说话。短短几行问候，没有悲情，没有矫饰，纯净得就像是九岁孩子的心灵，故事就在这样的氤氲中铺散开来。

苏菲、母亲和外婆在葬礼后回到巴黎生活。每年苏

菲都要回一趟尼斯，在爸爸墓前独自说上很长时间的话，有时还会留下一封信。九岁时父亲的死，在苏菲当时毫无知觉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了一颗情感的种子，她开始找寻那个逝去的影子。第一个影子是阿德里昂医生。在苏菲童年生病期间，阿德里昂医生的照顾让她感到了强烈的父爱，她开始稀奇古怪地幻想，甚至——她愿意为这个成熟的男人献出童贞。当然，这是后来的想法。不过，她的童贞倒真的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献给了一个在年龄上足以做她父亲的人——大学古法语教师亨利。其实她心底很清楚，她对于亨利的情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拥有一个父亲的渴望。或许可以说，父亲对于她来说，在日积月累的想像和向往之后，变成了含有某种情人意味的寄托，以至于她后来这样给逝去的妈妈写道：“爸爸的死对我来说就像是离婚，这离婚正合我意。我独自拥有了他。既然我没能成为他的妻子，我要为他守寡……”

恋父情结也许是理解这本小说的一条线，而另一条重要的线索，则是二战的余伤和弥漫在小说中的寻根情怀。是这条线将苏菲和马克斯这两个看似并无太大关联的人始终串联在一起。先说苏菲。她的父亲是个犹太人，但一直以来，犹太人的血统并未引起她太多的注意。直到结婚之后，苏菲一直想要个孩子，可是访遍名医，却

迟迟不孕。有一天晚上，奶奶萨伏塔托梦给她，让她去犹太教堂找教士寻方。教士给她的建议却是：以犹太教的仪式重新安葬你的父亲，让他的灵魂真正得以安歇。苏菲在一番犹豫之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孩子竟然真的如愿地来到了人世——读者且慢觉得小说家天方夜谭，这正是安娜在现实生活中所为：重新安葬，意味着魂灵归根。

至于马克斯，二战时屠犹的阴影至今仍压抑在他的心头。1942年，曾经与他有过海誓山盟的犹太姑娘哈娜和她的家人在巴黎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带走，一去不回。留给马克斯的，只有哈娜父亲编撰的一本意地绪语-犹太语字典，还有穷尽一生的等待。他是如此的痴情，竟至于终身未娶，在尼斯谋到了一份看守墓园的职位。工作之余，马克斯便一头扎进那本神秘的字典中翻读——他坚信哈娜还活在字典的字里行间。当然，他还有一样东西可读，那就是苏菲放在她父亲墓前的信。马克斯搜集了苏菲的所有信。年复一年，他们成了很默契的朋友，但他始终没有真正参透这些信件的含义。直到噩梦和期盼都已淡去，晚年他带着这些信，来到耶路撒冷哭墙前的那一刻，他才发现：“我最终明白了这些信件的含义：它们被写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它们用自己的方式所表达的那些愿望，能够被塞进哭墙那滚热的石头缝隙里去。”

也许,这是犹太民族绵延不绝的血脉从历史深处投射到哭墙上的一段回音。马克斯这样的平凡人,在人类最残忍的行径和最可贵的情感的双重洗练中,感触到历史跳动的脉搏。读罢小说,或许我们也会灵光一闪,惊异地发现在极为琐细的生活细节中流动着的,竟是一篇壮观的史诗。

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
把那些拉手风琴的人，
请入先贤祠。
这是个错误。

乔治·布拉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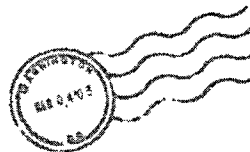
每当K, X或是W这样的字母从我的墨水瓶中跃出时，
如果我没有因为它们和谐而凝神注目，
我又如何能够继续夜以继日，年复一年，
倾毕生精力于字里行间呢？
我觉得每当一个字母出现在纸上时，
它总有话要对我说，我们总是初次见面。
每个举动都是一次新的邂逅。

弗兰克·拉鲁^②

① 乔治·布拉桑(Georges Brassens)(1921—1981)，法国作曲家，歌手。

② 弗兰克·拉鲁(Franck Lalou)，法国当代希伯来文书法家，在多国展出过他的作品，
并为自己的书法撰写过多篇带有宗教或诗学性质的文章。

目 录



在生活细节中流淌的史诗	1
——《永恒的父亲》序言	
《永恒的父亲》	1
一种理想守卫着生活	159
——《永恒的父亲》译后记	

引子

哈娜：

我将永远不满十七岁。这我知道。我将无缘再见春天，也不会再在冬天感到寒冷。几天，几小时，又或是几分钟之后，我将跨向神秘的另一端。在这之前我不会遇见什么人。死亡并不会突袭我。而是我在等待它。我会开始另一段生活吗？我还能够再用粉笔在地上画方格，把石块扔进去玩造房子游戏吗？

我怕那等着我的东西。怕瞬间之前的那一刻。怕，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和猎狗将超越我的生命而存留。我怕的是他们将最终获胜这一事实。当那些保留了记忆的人们都灰飞烟灭时，谁还会说起我？

我的愿望吗？但愿在时间的尽头，人们轮流述说着字母表。借着这一个个被说出的字母，上帝创造出种种祷文。但愿人们学习它们，诵读它们，在绵延不

绝的永恒中为自己曾玷污了人们所享有的自由而祈求宽恕。

我将永远不满十七岁。

斯坦尼斯拉斯：

我曾对她说我中午便回的。可她却再也见不到我了。再也不。我知道。时间停滞了。我片刻便会死去。片刻是个不可计量的单位。我是在医生给我做心脏衰竭状况检查时死去的。那检查简直就是在做游戏，因为我要做的就是蹬踩自行车。我赤裸着上身，周身通满电极。心脏最后的跳动将被记录下来。我怕了。让我害怕的，倒不是那等着我的东西，不是，而是那等着她的东西，她，苏菲。我的女儿苏菲。她还不满十岁。我片刻便会死去。医生要我继续踩踏板，我却向他描述我左臂瘫痪到动弹不得的痛苦。我可以不听他的命令停下来。可是不能，那样我会倒下的。妻子会用她的手抚摸我的胸膛。我将能感受到她手指的细嫩。我要走了，想象身后跟着苏菲。孩子

那两条快乐的小辫子伴着她轻巧的脚步一蹦一跳。
我渐离渐远，努力聆听那漂亮的小女孩所发出的笑声。

可我已经听不见了。已经看不见了。已经感觉不到了。

我的愿望吗？但愿苏菲给她的孩子们哼唱我童年时听过的伊地语^①摇篮曲，再由她的孩子们，把这曲子给他们的孩子们传唱。

但愿曲中的字母围成圆圈起舞，为我的回忆做伴。

我曾对她说我中午便回的。

① 伊地语，公元九世纪，欧洲犹太人混合希伯来语、德语、斯拉夫语而创造了伊地语，是目前犹太人的国际语。

1984

(X)

我是个小女孩，再过几个月就满十岁了。我今天平生第一次去了公墓。那里睡着死去的人们。今天被安置在那里睡下的死人，是我的爸爸。人很多，我感觉像是被监视着一样。我已经成了人们好奇的对象，这我感觉得出来，我知道。我在妈妈身边。我拉着她的手，就跟在大街上一模一样。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园子里。一个专供睡觉的园子。我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因为她在哭泣。她尽力照顾到我，却止不住抽噎。

“放松些，亲爱的”，外婆对她说。我站在外婆和妈妈中间。妈妈拉得最紧的，是我的手。我们跟在爸爸的灵车后面。身后有许多人。人们一个挨着一个。我们慢慢地走着。很慢。我不明白为何要这么慢，可我什么也没说。车终于停了，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把棺材抬了出来，爸爸就在里面。可他真的被关在里面吗？我找不到证据。这使得我能够怀疑。我品味着这种特殊的享受。或许这

只是一场闹剧，或许他在宾馆里等我们？

那几个人把棺材放在几个支架上。

就在这时，爸爸的一个朋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妈妈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我们听这位朋友读一篇文章。一开始我很专心。后来便不由自主地想着其他的事情。我听见爸爸的名字，听见这位朋友的声音，他不是把自己的眼镜弄掉了，就是把纸给弄掉了。他对人们说，我爸爸是工程师中的“翘楚”。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词上，寻思着这个词该怎么拼写。“巧”“厨”？那个朋友说他把所有的哀痛之情都献给埃莱娜和苏菲。我听着……我什么都听不到了。我没有睡觉，没有，我在盯着棺材看。我在想，爸爸是否在听这段讲话。我在想，他看了我给他画的头像后，是否开心。妈妈曾告诉我，她已经悄悄地把画塞进爸爸的西装口袋里了。我尤其想知道，当他醒来时，他该如何从这洞里钻出来。虽然我知道，他不会像往常早上醒来时那样醒过来。我预感到从今以后，只有回想起他的声名（对于九岁的我，这个概念还很模糊！）才能不让黑夜抢走他给我遗留的东西。我向外婆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她在哭，对我毫无帮助。只见那位朋友放下眼镜和手中的纸，说道：“我们会想念你的。”

这时，人们在棺材四周缠上绳子，以便能够把它降到

那个看起来很深的洞里。我原想俯身凑上去看看，可外婆拉住我的围巾不让去。我听见那棺材碰到另一具棺材时的声音。那副棺材属于某个同样睡在这里的家伙。看到爸爸安全到达，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这时，事先等在支架旁的一个男人递给妈妈一枝金合欢花，让她扔在棺材上。她犹豫了。她看着那枝金合欢花。闻了闻。她又看了看我。终于把它扔了下去。人们听见花落在棺材上时发出的一声闷响。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妈妈的花扔下去很长时间后，人们才听见那声音。也就是说，棺材离我们很远。轮到我扔金合欢花了。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妈妈拢着我的肩膀，外婆则依然牢牢抓住我的围巾。我把我的金合欢花扔进洞里，自然地，就好像我一贯这么做似的。说实话，虽然那个洞足够大，我肯定不会扔出界，可我还是有点儿怯场。接着，外婆也扔了她的金合欢花。扔完后，她松开抓着我围巾的手，把她的女儿搂在怀里。我听见她对妈妈说：“真是不公平，先走的本该是我，不该是他。”妈妈只是回答道：“是的，你说的对。”

一切都组织得很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金合欢花。我想，爸爸一定是把蓝色海岸所有能摘的金合欢都摘光了。妈妈曾说过：“我们一大家子都在那儿，那里的景色很美。”是的，为了让那不知何时会醒的眠者安息，她选择